# 我与语文教材的半生情缘

□王顺青

岁月磨亮讲台,书香漫过流年。转眼我已是年届五十的一线语文教师,从教近三十载,在平定这片乡土上,我把大半辈子都融进了三尺讲台。案头最常相伴的,不是什么名贵典籍,而是两摞再普通不过的书卷——工作至今人教社发行的四套初中语文统编教材,近二十年山西中考《试题与答案》。它们纸边已磨软,页角翻卷,在别人眼里或许是陈旧的教辅,在我心里,却是刻满教学生涯的年轮。

教书久了慢慢明白,好书不在名头,入心就珍贵;藏书不在多少,有用最难得。这些年我不追时髦书册,就认准一件事:每一届教材都留着,每一年考题都收好。自1996年至今,我先后用过人教社四版初中语文教材,每一本都刻着不同的时光模样。最早陪伴我的是1996版大纲本老教材,封面素净淡雅,郭沫若先生题写的"语文"二字端庄有力,黑白印刷的纸页微微泛黄,文字密实地排在版面上。那是我初为人师的第一套课本,我把所有重难点、青涩的教学设计都密密麻麻写在页边,一用就是五六年,是我教学生涯最珍贵的起点。随后是2001年课标实验版,封面换成了清新的水墨国画,七年级是奔马图,八年级是山水意境,色彩柔和,版式舒展。这套书我用了整整十五年,是陪伴我最久的"老伙计"。书页被反复翻阅,边角磨得发软,批注一层叠一层,记着教法的迭代、学生的易错点,也记着我从青年教师走向成熟的全部历程。再后来,2017年统编版教材全面启用,封面简洁素雅,古诗文比重增加,立德树人的理念贯穿始终。如今,对接2022版新课标的2024修订本走进课堂,封面更简约清朗,内容守正创新。四版教材并排而立,从泛黄旧册到清新新本,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初中语文教学史。

刚参加工作时,我在娘子关中学任教,条件简陋,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挤着四位老师。宿舍冬冷夏热,冬天靠煤糕炉子取暖,晚上备课常常冻得手脚发麻,但我对教材的用心一点没少。那时没有电子资源,每篇课文都要反复研读,我把重点、难点、易错点一一标注在课本上。有一次,为了磨《安塞腰鼓》这一课,我对着课本读了十几遍,嗓子哑了就含颗润喉糖,连隔壁宿舍的同事都被我吵醒,笑着说"快把课文读出了陕北黄土高原的气势"。

后来,我成了教导处的负责人,琐事多了,备课只能挤时间。每天放学后,别人匆匆回家,我却留在办公室,摊开教材和真题逐字琢磨。年轻的同事小李总来加班,见我对着一本旧教材反复推敲,好奇地问:"王老师,这些教材都翻烂了,咋还留着?"我笑着指了指课本上密密麻麻的批注:"你看,这页记着我第一次上这课时的失误,那页写着后来改进的方法,每本书都是我的教学笔记。"

我书柜里另一块"压箱底"的宝贝,是近二十年完整的山西中考真题。按年份排得整整齐齐,一年不落。作为扎根本地的语文老师,摸清本土考试命题思路,比什么都重要。这些年我坚持考完就收,逐年整理、装订、封存。夜里备课,我常翻这些旧题。题型年年有小调整,考点越抓越实,阅读材料贴着三晋乡土,作文题目连着时代生活。细细比对,就能看清教学的方向;集体教研、临界生辅导时,拿出来一对照,重点难点一目了然。这二十套真题,是贴着本地学情的实在资料,也是我带毕业班的底气。

这些教材和真题,早已成了办公室里的"抢手货"。有一回,张老师准备公开课,急需我那本2001版教材里的批注参考,我再三叮嘱:"这本我用了十几年,笔记全在上面,可一定记得还给我。"张老师连连应下,用完不仅按时送回,还特意用牛皮纸包了书皮。也有年轻老师围着我一起研究试题,我把历年的卷子摊开,带着他们逐题梳理考点、比对变化、总结规律。年轻人悟性高,慢慢也摸透了中考命题的门道,办公室里的教研氛围越来越浓。学生们知道我珍视这些资料,遇到薄弱环节也会主动来借阅,我从不吝啬,只提醒他们及时归还。

日子久了,同事和学生都读懂了我对这些旧书的心意。有同事见真题册边角磨损、内页松动,悄悄带回家用针线重新装订整齐,平平整整地放回我桌上;有学生用完教材,会把折角一一抚平,用夹子夹好再送回来;还有毕业班的孩子,把我圈画过的重点真题细心复印,将原件干干净净归还,生怕有一点折损。看着他们小心翼翼递回来、整整齐齐码好的书,我心里总觉得暖暖的。

除了同事和学生,家里人也懂我对这些书的心意。老伴总笑我:"你啊,对这些书比对自己还上心,家里的书柜都被你占了大半,我连本闲书都没地放。"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却还是把新收的教材一本本码好。儿子上大学后,放假回家,见我在书房整理教材,主动过来帮忙:"爸,我帮您把教材按年份排好,再用保鲜膜包一层,防止受潮。"他还特意从网上买了书签,帮我夹在常用的课本里。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我想起他小时候,我抱着他在书房里,指着教材里的课文给他讲故事。那时他还小,扒着我的胳膊,指着课本上的插图问个不停。

从教近三十载,我走过不少路,上过无数堂课,却始终没离开过这三尺讲台,没离开过这些语文教材。它们陪我熬过无数个备课的夜晚,见证我从青涩的新教师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也陪我送走一届又一届奔赴前程的学生。扪心自问,半生守在乡村中学,手里攥着教材,眼前站着学生,心里才会觉得踏实。往后的日子,我只想守着这一柜旧书,用最朴素的坚守,守最初的师心,不负我与语文这场绵延半生的情缘。




心灵感韵

# 柜角的搪瓷缸

□赵瑞军

我家立柜的最上层,压着一只掉瓷的搪瓷缸。缸身原本的白漆被磨得发乌,边缘磕碰出几处深褐色的锈斑,缸面印的字迹早已漫漶不清,隐约能辨出"护林防火先进工作者"的残留笔画,一颗褪了色的五角星轮廓依旧醒目。这是爷爷留下的东西。

第一次认真看这只缸,是在爷爷去世后的那个夏天。我踩着小板凳翻找他的旧物时,它从一叠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里滑出来,"当啷"一声撞在柜板上。奶奶闻声过来,用袖口擦了擦缸口的浮尘,说:"这是你爷爷当年在狮脑山当护林员时,场里颁发的奖品,他用了一辈子。"

爷爷在世时,总爱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端着这只缸喝茶。他的手背上布满老年斑,指关节因为常年握锄头、扛树苗而变形,捏着缸把的时候,指腹刚好贴在那些锈斑上。我小时候总嫌这缸模样老旧,缠着爷爷让他买个花色好看的塑料小杯,他只是笑着把缸往怀里拢一拢,说:"这缸结实。装过山上的泉水,也装过地里的露水,用着顺手。"

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年轻时主动申请在狮脑山当护林员,每天扛着锄头、背着干粮上山巡林,这只搪瓷缸就挂在他的腰带上。春天,他用它接山泉水,泡上奶奶炒的野菊、捋下的野花;秋天,他用它装刚摘的酸枣,分给一起巡山的老伙计;冬天,他把它揣在棉袄里,捂着手取暖。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大,爷爷为了救一棵被风刮歪的油松,在山里迷了路。靠着这只缸里的半块窝头和融化的雪水,在山坳里熬了一夜。回来时他的耳朵冻得流脓,却还紧紧攥着这只缸不肯撒手,说:"这缸是老伙计,能助我逢凶化吉。"

我退休后的第一个秋天,跟着社区组织的红色研学团队重上狮脑山,站在当年爷爷巡林的山路上,才忽然明白了他说过的话。那天的阳光透过松枝洒下来,落在路边的石缝里,我看到几株酸枣树,枝桠上挂着青红的果子。风里带着松针的清香,还有山泉水的湿气,和爷爷描述过的一模一样。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粗糙得像爷爷的手掌,忽然想起他用搪瓷缸装酸枣时,眼中闪过的光芒。

下山时,我遇到一位在岗多年的老护林员,聊起父辈们巡山的岁月。听我说起这只老式搪瓷缸,他感慨道:"当年林场常会将这种搪瓷缸,作为奖品授予护林防火先进工作者,这是山林守护者一份特殊的荣誉。"我忽然想起爷爷说的"装过山上的泉水,也装过地里的露水",原来他说的不只是水,还有他和这片山相守一生的深情。

回到家,我把搪瓷缸洗干净,倒了一杯凉白开。缸壁上的锈斑浸了水,泛着柔和的光。我喝了一口,水的味道和超市里的瓶装水不一样,带着一点淡淡的土腥味,像狮脑山徐徐吹来的风。

奶奶说,爷爷走的那天,院子里的老槐树落了一地花,他的枕头边还放着这只搪瓷缸,里面装着他最后一次巡林时摘的酸枣。我摸着缸身褪了色的五角星,忽然明白,爷爷守的从来不是这只缸,而是缸里盛过的狮脑山的风,是他亲手栽种的满目青绿,更是对这片热土沉甸甸的念想。

这只掉了瓷的搪瓷缸,没有光鲜的外表,却藏着最鲜活的温度。它留着护林人踏遍山林的脚印,裹着山野间清甜的果香,见证着狮脑山的草木岁岁繁茂,也将一段质朴的岁月与精神悄悄留存。

现在我也会像爷爷一样,在槐树下端着这只缸喝茶。阳光落在缸身上,锈斑的影子映在地上,像一片小小的山坳。我想起爷爷说过的话,终于懂得,真正支撑着我们一路走来的,从不是器物,而是心底对故土的眷恋,是狮脑山的故事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坚韧与担当。

诗词曲赋

# 红岭村一日记

□翟 又

红岭山坳里削出一声清响
满山的石膏层纹
被穿谷的长风一层层缝合

先是有风,从采石的岩缝里挣裂出来
流光细得像燃尽的炭火
指尖攥住青石
经年烙下滚烫的肌理

羊蹄子啃碾着田埂上的石板
咔嗒,咔嗒
千亩谷垄
攥紧了世代绵延的生存念想

凿石膏的匠人把钢锤举过头顶
悬成割裂山岭的诘问
锤落的那一刹那
红岩坡骤然削下了半寸

叮——嗡——
脆响被两壁的红崖死死攥牢
在沟底反复碾磨
碎作了矿尘、菜畦、农闲的残屑
飘落在土鸡踱步的午后河床——
那裸露的河床
是大地一道久不结痂的伤口

正午太静了
静得像日头夯土烙铸的厚墙
日光烫裂石膏石皮的微响
顺着认领的菜畦蜿蜒漫开
如同岁月在老农脸上烙透的沟壑眉眼
一寸寸爬过苍凉的山梁

半坡土窑根下
看守菜园的土狗骤然吠裂了沉寂
声浪滚进深壑那道大地的伤口
许久才撞回一声闷响
就像瓦罐掷入储水窖
磕破了窖底的寒凉
整座红岭皮肉般微微震颤

入夜了
木门闩攥紧风化的土坯门框
嘎吱——
像一枚采石的铁钉
狠狠烙进了夜色的脊梁

隔着一层粗麻土炕席
墙皮浮土簌簌开裂
古村反刍着几代开山耕植的沉哑
以黄土与烟火
缝合了半生吞咽的沉默

枕底散落的越冬草籽
在无边的黑暗里
自行开裂、挣破了躯壳

不知谁家驴驹扯起长嘶
撕裂了长夜
把岭间的月色削成了一根孤细的弦丝
绷在老旧的木格窗棂上

晚风轻拨
整片田园浸满了土底的寒凉
顺着弦纹尽数缝合入怀
淌进我们沾满矿土烙温的胸膛

一日的轮回
不过是从锤声削开山骨
到驴嘶鸣缝合沉暮

红岭亘古醒着
以层层石膏红岩绒默的掌纹
攥住采石、耕谷、种菜、饲鸡
全部的人间喧嚣

待所有滚烫烟火慢慢削轻
归于虚无
散落在菜垄的尘埃里
牵牛花自顾自地炸开细碎
倔强的花腔